



Diasporic Narrativ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A Study of V. S. Naipaul



流散叙事与身份追寻 奈保尔研究

黄晖 周慧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Diasporic Narrativ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A Study of D. A. Sajouh

流散叙事与身份追寻 奈保尔研究

黄晖 周慧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散叙事与身份追寻：奈保尔研究 / 黄晖, 周慧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308-07615-9

I. ①流… II. ①黄… ②周… III. ①奈保尔, V. S.
(1932~)—文学研究 IV. ①I56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5043 号

流散叙事与身份追寻：奈保尔研究

黄 晖 周 慧 著

责任编辑 宋旭华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30 千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7615-9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目 录

导 论	001
第一节 奈保尔其人其作	001
第二节 奈保尔的基本创作思想	017
第三节 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身份	025
第四节 后殖民语境下的流散	035
 第一章 《米格尔街》:边缘人的文化身份危机	040
第一节 难以逾越的特立尼达情结	040
第二节 米格尔街:奈保尔的原初身份之源	046
第三节 边缘的人物形象与模糊的文化身份	050
第四节 逃离主题与人物命运的悲剧色彩	059
第五节 奈保尔对特立尼达的矛盾情感	062
 第二章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家园与身份的追寻	069
第一节 父亲的故事与故乡的追思	069
第二节 先天的身份错位与后天的文化疏离	075
第三节 对独立身份的追寻及其所作的努力	082
第四节 房子在毕司沃斯先生生命中的意义	085

第三章 《河湾》：在差异中建构的流散身份	098
第一节 奈保尔生命中的流散历程	099
第二节 萨林姆的流散身份建构	106
第三节 流散者文化身份的拼盘	116
第四节 在河湾处迷失的身份	124
第四章 《印度三部曲》：文化之根的寻找与迷失	128
第一节 初访印度：《幽黯国度》	132
第二节 再访印度：《印度：受伤的文明》	145
第三节 重返印度：《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	154
第五章 《抵达之谜》：差异原则支配下的混杂身份建构	168
第一节 生活在别处的旅行者	169
第二节 生命中的第二次抵达	172
第三节 叙事视角的转换	178
第四节 解构英国性	180
第五节 走向一种混杂身份的建构	184
结 语	189
附录一 奈保尔年谱	195
附录二 奈保尔著作	199
附录三 国外奈保尔研究文献	202
附录四 国内奈保尔研究文献	237
后 记	257

导 论

第一节 奈保尔其人其作

V. S. 奈保尔(V. S. Naipaul), 全名维迪亚达·苏拉吉普拉萨德·奈保尔(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 1932年8月17日出生于加勒比地区的特立尼达岛, 是印度移民的后裔。他在查瓜拉斯镇的一个印度婆罗门家庭中长大, 在家中的七个孩子中排行第二。在父亲西帕萨德的影响下, 他从小就爱好文学, 接受世界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的熏陶, 逐渐树立了要成为一个作家的理想。1950年, 十八岁的奈保尔从位于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



的女王皇家学院(Queen's Royal College)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从特立尼达殖民地政府那里获得一笔可供在大英帝国任意一所高等学校学习七年的丰厚奖学金,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向往已久的牛津大学攻读文学专业。四年后,他从牛津大学毕业,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从牛津毕业之后,奈保尔不愿意回到特立尼达去找工作,而是选择留在伦敦,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很难在特立尼达继续其写作,在1954年5月3日写给母亲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不想强迫自己适应特立尼达的生活方式。我想,假如我不得不在特立尼达度过余生,我肯定会被憋死的。那个地方过于狭小,社会上的种种观念全然不对,那里的居民更是卑微狭隘,目光短浅。除此以外,对我而言,那里可供施展的空间极其有限。……您不要以为我喜欢待在英国。这是一个种族偏见肆意横行的国度,我当然不愿意留在这里。在这个国家苦熬度日只会令我徒增反感,这种感觉同我对特立尼达的畏惧一样强烈。”在信的末尾,为了安慰母亲,奈保尔写道,“虽说世事莫测,多有蹇涩,但是我们家的那颗幸运星仍然会光照四方,引领我们走出困境。”^①正是在这种微薄的希望支撑之下,奈保尔在伦敦待了下来,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

奈保尔是一位专业而成功的作家,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极为少见的、一直而且仅仅依靠写作为生的作家中的一个”。^②除了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的两三年时间里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加勒比之声”的栏目主持人之外,在他的整个人生当中没有从事任何作家以外的职业。写作不仅仅是他的职业,而且更是他的生命。奈保尔创作颇丰,迄今为止出版了三十多部作品,而且形式多样,有小说、游记、政论文集、书信等。纵观奈保尔的

① 奈保尔:《奈保尔家书》,北塔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26页。

② Peter Hughes. *V. S. Naipaul*. London: Routledge, 1998. p10.

创作历程,他的作品分期较为明显,通常分为三个时期。

一、早期: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这个时期奈保尔的主要成就在小说创作上,其中以他的家乡特立尼达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尤为成功,并受到广泛好评。奈保尔出版的小说作品有:《灵异推拿师》(*The Mystic Masseur*, 1957)、《艾薇拉的投票权》(*The Suffrage of Elvira*, 1958)、《米格尔街》(*Miguel Street*, 1959)、《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 Biswas*, 1961)、《史东先生与骑士伙伴》(*Mr. Stone and the Knights Companion*, 1963)、《岛上的旗帜》(*A Flag on the Island*, 1967)、《模仿人》(*The Mimic Men*, 1967)、《自由国度》(*In a Free State*, 1971)、《游击队员》(*Guerrillas*, 1975)、《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 1979)。这些小说都是以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殖民社会为背景,以幽默和讽刺的手法,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特立尼达社会生活和殖民地底层人们的奋斗、挣扎与绝望。

在这期间,奈保尔还出版了两部关于印度的游记,分别是《幽黯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An Area of Darkness*, 1964)与《印度:受伤的文明》(*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 1977),一部关于加勒比地区的游记《中程航道》(*The Middle Passage: Impressions of Five Societies—British, French and Dutch in the West Indies and South America*, 1962)以及一部研究特立尼达历史的著作《黄金国的沦亡》(*The Loss of El Dorado*, 1969)与一部政论文集《过挤的奴工营》(*The Overcrowded Barracoon*, 1972)。

1955年,奈保尔写出了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但该书并没有立刻得到出版。在其《一部自传的开场白》中,他简单地提过该事,“我首先写出了《米格尔街》……他们首先想要一部长篇小说,于是我写出了

《灵异推拿师》。我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完稿……”《灵异推拿师》直到1957年5月才得以出版,然后是另一本长篇小说。在1959年,才终于出版了《米格尔街》。

在其给家人的信中,我们会看到那时的奈保尔曾经历过何等漫长和痛苦的等待。在1955年10月3日给姐姐卡姆拉的信中,奈保尔告诉她,“今年为止我已经写了两本书,我对第一本书寄予了厚望,此刻它就在出版商手里,我正盼着答复从天而降。我如此看好这本书的理由是,迄今为止,每一个读过此书打印稿的人都认为它写得很棒,这是一个好兆头。……我有很多关于写书的想法,但我现在需要的是一种认可,它将会填补我那极度匮乏的信心。”^①可见此时的奈保尔多么渴望和需要被认可和接受,他并不如别人想象的那样认为自己是天生的作家,他对自己的创作前途缺乏信心。

在焦急地等待了漫长的11周之后,奈保尔被出版商告知,尽管他们也觉得书还不错,但出于市场考虑,他们不想出版一部短篇小说集。奈保尔在1956年2月10日给姐姐卡姆拉的信中详细回忆了事情的经过,谈到了他对出版《米格尔街》的等待、期盼和失望。一波三折之后,最后的结果还是差强人意,奈保尔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灵异推拿师》终于在1957年5月出版了。但他指望通过该书来改变自己及家人经济状况的想法却没有能够实现。这本他指望能卖到1000册,以解决家里的债务的《灵异推拿师》仅仅为他赚来了100英镑稿费。

《灵异推拿师》是奈保尔从牛津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窝在他的一个伦敦穷亲戚家的地下室写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发表的第一

^① 奈保尔:《奈保尔家书》,北塔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32页。

部作品。小说以幽默调皮的口吻讲述了一个特立尼达的印度移民后裔甘涅沙如何从一个小学教师变成一个推拿师,一个神秘的梵学家,最后成为特立尼达上院议员,并获得英帝国勋章的发迹史。被父亲送到城里读书的甘涅沙是个典型的乡下孩子,很快就成为同学们的笑柄,过着边缘化的生活。在短暂的小学教师生涯结束后,回到家乡,又发现自己无法融入乡村生活,只能骑着自行车终日闲逛。接着,他追随父亲的脚步成了一个技艺不甚高明的推拿师,这样自然无法养家糊口。随后,他认定自己要写书,成为一个作家,将父亲留下的钱都用在买书籍和纸张上,结果折腾出一本常识问答之类的小册子,没有销路。在婶婶和杂货店老板比哈利的共同合计之下,他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巫婆神汉般的人物。从此,诸事顺达,名利纷至沓来。他首先半靠科学知识,半靠运气,成功治愈了一个小男孩的心理疾病,从此声名鹊起,人们从各处赶来请他治病,偏僻的村庄变成热闹的城镇。后来,在众人的推动下,他开始参与政治,逐步成为特立尼达最受欢迎的议员。

《艾薇拉的投票权》聚焦于1950年的第二次大选,再现了特立尼达以族群和种族为基础的选举大战。小说的主人公苏鲁吉帕特·哈班斯是一个富有的印度教徒,为了能够获得一个议会的席位,用尽各种手段来骗取艾薇拉小镇选民的选票。哈班斯的竞选一波三折,最终成功当选,并从议员的位子上获得了实惠。当初投他票的选民想要获得回报,但哈班斯的断然拒绝彻底激怒了他们,结果导致他的车子被烧。哈班斯狼狈逃走,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是奈保尔的早期代表作,小说仍然是以特立尼达的社会生活为背景,以父亲的亲身经历为素材,描写了一个平凡的小人物的奋斗历程。主人公毕司沃斯的父亲是从印度移民到特立尼

达的劳工，毕司沃斯出生时一只手上有六根手指，被认为是不祥之兆，从小就遭受歧视。他忍受种种欺凌、屈辱，努力奋斗，成家立业。他娶妻之后，妻子的娘家图尔斯家族的亲戚经常说三道四，瞧不起他。于是他希望能当个新闻记者，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取得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并且希望能够有幢属于自己的房子，因为房子不仅象征着经济的独立和事业的成功，而且可以从此摆脱图尔斯家族的骚扰，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满足。他认准目标，历尽磨难，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记者，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是，他的长子阿南德却不安于特立尼达的落后生活，去英国留学。毕司沃斯积劳成疾，病死在自己的房子中。阿南德从英国学成归来，已经人去楼空，只留下三千元的债务、穷苦的母亲和四个尚未独立谋生的兄弟姐妹。这部小说节奏徐缓，语言流畅，风格朴实，用现实主义白描手法书写了小人物平凡的一生。

《模仿人》是一部虚构性的自传体小说，采用回忆录的形式和第一人称的视角来交代故事的来龙去脉。主人公拉尔夫·辛格是加勒比岛国伊莎贝拉（暗指现实中的特立尼达）印度裔移民的后代，早年留学英国，与一个英国白人女子结婚。带妻子返回岛国后投身商界，取得成功。婚姻破裂后，参加岛国的独立运动，成为这一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但是，岛国的政治独立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期望的好处，种族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辛格在激烈的权利角逐中被清洗出局，流放英伦。这部小说在奈保尔的整个创作生涯中是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奈保尔的创作就带有更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更浓厚的悲剧色彩。

《自由国度》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叙述者，来探讨民族、国籍和个人的身份问题。作品由五个故事组成，即：序曲“比雷埃夫斯的流浪汉”和三个短篇“孤独的人”、“告诉我，杀了谁”、“自

由国度”及尾声“卢卡索的杂技团”。序曲“比雷埃夫斯的流浪汉”描写了无名氏流浪汉与他人格格不入的孤独与怪异的性格,以及他与两个商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尾声“卢卡索的杂技团”则展示了中国人乐观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同时传达了西方人的民族优越感和异族文化间的冲突。“孤独的人”这个短篇描写了主人公桑托什随雇主由孟买到华盛顿谋生的故事。他本指望在华盛顿出人头地,却遭受种族歧视,最终不得不与一个哈布舍女人结婚,以获取美国公民的身份。“告诉我,杀了谁”这篇故事则通过对一位西印度青年在伦敦生存状况的描述,更为感人地表现了异族人在伦敦生活的艰难及其理想的幻灭。“自由国度”是这部小说的主体,故事中的人物远离故土,希望在非洲大陆寻找心灵的庇护和自由的乐土,然而事与愿违的是,与逃离出来的家园一样,他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只是动乱、杀戮,毫无自由可言。

1972年,曾经是英国黑人领袖的迈克尔·马利克在特立尼达被判处死刑,他被指控谋杀了英国妇女盖尔·班森。盖尔·班森与丈夫离婚后,在特立尼达与另一位黑人领袖哈金姆·贾梅尔同居。奈保尔认为这是一起冤案,他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在《星期日泰晤士杂志》发表。1975年,他又以这个案件为背景,创作了长篇小说《游击队员》。小说的男主人公詹姆斯·阿赫曼德具有中国血统,在黑人社区中长大,对于周围的黑人居民有一种介于优越感与自卑感之间的潜意识。奈保尔将一位南非白人彼得·罗奇作为那位黑人领袖的化身,他要用武装斗争来颠覆当地反动政府。彼得·罗奇生活在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个无名岛屿上,有一位名字叫简的英国妇女和他在一起。简同情被压迫的黑人,对自己的白人特权和优越生活深感羞愧,她十分钦佩彼得·罗奇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在这三个人物的内心深处,除了革命激情外,

都有一种无家可归的失落感。

《河湾》的故事背景是非洲东海岸河湾处的一个偏僻小镇，主人公萨利姆是印度移民，想在镇上安居，开个小店铺谋生，但是这个地区受到首都独裁政权的严密控制，人们毫无自由可言，局势动荡不安，生命财产都没有保障，萨利姆不得不打消定居的念头，重新开始他的漂泊生涯。在小说结尾处，起义的解放军准备和政府军决战，总算给读者带来一线希望。奈保尔以近乎悲剧的目光审视人们的挫折，然后把它化为一出社会喜剧。

二、中期：80年代到90年代末。这个时期的奈保尔转型明显，摒弃了虚构性强的小说创作，将写作的重心放在了纪实性强的游记作品上。他进行了广泛的旅行，这给他带来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奈保尔在这一时期开始关注殖民体系瓦解后，第三世界新近独立国家面临的经济困顿、政治动乱和文化身份定位等重大社会问题。他的讽刺更为辛辣，观点更加悲观，他的观察更倾向于揭示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环境的丑恶。

这期间出版的作品有：在刚果的旅行日记《刚果日记》(*A Congo Diary*, 1980)，关于阿根廷、特立尼达、刚果的《伊娃·庇隆归来及特立尼达杀戮》(*The Return of Eva Person with Killings in Trinidad*, 1980)，作者深入穆斯林国家伊朗、巴勒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进行探索写成的两部作品《在信徒的国度》(*Among the Believers: An Islamic Journey*, 1981)与《信仰之外：在皈依伊斯兰教的民族中的旅行》(*Beyond Belief: Islamic Excursions Among the Converted Peoples*, 1998)，记录第一次在美国南方各州旅行的游记《南方一瞥》(*A Turn in the South*, 1989)，第三次踏访母国印度写就的《印度三部曲》之三《印

度：百万叛变的今天》(*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 1990)。这些游记作品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普通的文学作品的意义范畴，它们所记录的广大后殖民地区的生活、文化和社会状况及作者对此所持有的批判性态度给予作品以更大的现实意义与后殖民研究价值。另外，除了游记之外，这个时期还出版了一些自传性的作品。其中《寻找重心》(*Finding the Center*, 1984)是作者个人写作方法的散文，而《抵达之谜》(*The Enigma of Arrival*, 1987)与《行世之道》(*A Way in the World*, 1994)则是两部自传性很强的小说。它们预示了奈保尔作品的第二次转型，即从以游记为主转为以自传性创作为主。

半自传体小说《抵达之谜》的叙述者是一个作家，早年在英国的海外殖民地生活，青年时代到牛津大学求学，然后四处漂泊，追寻自己的文化之根和精神家园，渐进暮年后定居英国，不断反思他与英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抵达之谜》分为五个部分：杰克的花园、旅程、常春藤、乌鸦、告别仪式。第一、三、四部分主要描写作家在英国威尔特郡定居与写作的生活状态，在苦闷与彷徨的探索中逐渐认识到生命、变化与死亡的本质与规律，最后终于融入当地的风景、历史与居民之中，并以平常的心态开始小说的写作。第二部分主要回顾了18岁时从特立尼达移民英国的第一次旅行，并简要提及自己成为作家以后在加勒比地区、南美、北美、非洲、亚洲各地的多次旅行，通过这些在世界各地的漫游，间接反映出他走向作家之路的旅程，进而探究自己的精神与文化之旅。第五部分通过返回特立尼达参加妹妹的葬礼，作家进一步思考了生命与死亡的神秘性，并最终发现，英国这个一直被他视为异邦的陌生之地，才是他人生的归宿和精神文化的家园。

《行世之道》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也不是历史、自传、游记或

回忆录，而是各种文体的混合。书名既指加勒比海历史人物走过的道路，又指奈保尔本人走过的道路，奈保尔把自己的经历和其他人的经历交错混杂在一起。这样，读者既可以看到特立尼达不堪回首的历史，又可以看到奈保尔背井离乡到牛津求学，看到他成家立业的艰难，看到他后来的周游世界与声名鹊起。奈保尔在这部作品中有意识地把纪实的因素和虚构的因素结合起来，“思考我从其而来的社会的本质，思考我跨进的世界和我所观察的世界，我得出了结论，我不能够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职业小说家。我认识到我对世界的反应同样可以富于想象力地在非小说作品中、在新闻报道里表达出来；我对我的新闻写作极其认真，因为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世界的非常公正的反应。这是不能转变为小说的。”^①

三、后期：90年代末至今。此时的奈保尔年事已高，出版的主要是书信集、随笔集以及谈话录一类的作品，对自己的生命历程、文学观点与创作经验等进行梳理总结。1999年，年近古稀的奈保尔将自己在牛津读书期间与父亲及姐姐的书信整理成集，形成了一部打动人心的“家书集”《奈保尔家书：父子之间》（*Between Father and Son: Family Letters*, 1999）。另外几部作品则是《与 V. S. 奈保尔面对面》（*Conversations with V. S. Naipaul*, 1997）、《读与写》（*Reading and Writing: A Personal Account*, 2000）、随笔集《作家和世界》（*The Writer and the World: Essays*, 2002）、《文学场合》（*Literary Occasions: Essays*, 2003）以及自传体长篇小说《半生》（*Half a Life*, 2001）与2004年出版的《魔种》（*Magic Seed*, 2004）。

《半生》也是一部半自传性的小说，分为“来自萨默塞特·毛姆的

^① Ronald Bryden, *The Novelist V. S. Naipaul Talks about His Work to Ronald Bryden*, *The Listener*, Vol. 89, March, 22, 1973, p367.



访问”、“第一章”、“第二次转移”三部分，分别由三个叙述者来讲述三个不同时间和不同背景下发生在印度、伦敦、葡萄牙海外省的故事。全书由威利对父亲的发问“为什么我中间的名字是萨默塞特”开始，揭开了威利“寻根”之旅的序幕。父亲为了追随圣雄甘地，企图破除种姓制度，选择了与地位比自己低下的女子通婚。他在税务局工作，经常懒懒散散，小偷小摸。在他的劣迹即将曝光之际，他逃往寺庙避难，在那儿他发誓保持沉默，反而使他成为了个人英雄，甚至连英国作家毛姆也去看望他，并把他写进了自己的作品，以致引来了众多的海外游客，父亲也就自以为找到了一条放弃世俗繁华的道路，过起了自欺欺人、精神贫乏空虚的生活。威利与父亲一样，自以为已经把人类看透，他嘲笑父亲，认为印度人全都在自欺欺人。被父亲送到伦敦之后，他又把自己的无知归罪于母亲。威利从小接受基督教教育，无法对印度教产生认同，伦敦的生活又很快令他厌倦，他开始写作，并因为小说集的出版而认识了阿娜，随她来到了非洲某个葡萄牙的海外省，住了十八年之久。

在非洲的殖民地，人们因为血统不同而社会地位不同，阿娜就属于非洲化的葡萄牙人，介于纯种葡萄牙人和混血儿之间。不管到哪里，威利发现他始终生活在所谓的“种姓”之中，他越是想逃脱种姓的桎梏，就越是发现它无处不在。威利不断在性欲中寻找满足，然而在性方面他也是失败的。成长于印度的他没有任何性经验，他与同学的女友有了第一次性经历，在伦敦他用自己的放浪形骸来和印度的禁欲主义拉开距离。性经历成为了他进步的主要标志，成为了他用以区别自己和父母的不同之处，但他从中收获的依然是绝望与无助。他越是想忘掉印度，忘掉关于那儿的一切，它越是不合时宜地出现在他的头脑中。双重

视角使得印度和英国在他看来都庸俗不堪，即使是在充满欢笑的殖民地，他也始终无法重建自己的身份。

《魔种》出版之前，奈保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已经没有精力再创作小说，《魔种》将成为他的最后一本书。在这本书中，他要将过去曾经生活过的世界连接起来，并给自己的文学生涯做一个总结。《魔种》实质是《半生》的续篇，讲述主角后“半生”经历，它的故事在《半生》结束的地方重新开始。《魔种》的主人公威利在非洲经过十八年的岁月蹉跎后，决定结束这段婚姻，去了西柏林投奔自己的妹妹。一个偶然的機會，他们看见一个买玫瑰花的泰米尔人后，想起了祖国正在进行的游击战争，妹妹设法和远在印度的革命组织取得了联系，便送威利去投奔那里一位卓越的革命领袖。威利随部队辗转于村镇与丛林，发现情形完全出乎他之前的想象，那位革命领袖已经众叛亲离，被异己所包围，威利后来被投进了监狱。

妹妹求助于威利在《半生》中就已经结识的律师朋友罗杰，把他从监狱中营救出来。威利在伦敦把 20 世纪 50 年代的英国与 80 年代后期的英国进行了一个痛苦的比较，他发现伦敦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而自己的眼光也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在印度和非洲所经历的阶级仇恨，以及他所看到的一些人的贫穷形成了他对英国的重新判断。他再次做出努力，试图融入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的社会中去，但最后还是失败了。他发现尽管英国很富有，但除了粗俗什么都没有，他开始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服务于没完没了的监狱审判”的人。在《魔种》结尾的时候，威利离开粗俗的伦敦到乡下参加一场婚礼，在这里威利碰见了《半生》里就认识的朋友马库斯，在《魔种》中马库斯已经成为了一名非裔印度外交官，在《半生》中马库斯就有这个梦想。现在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